

歷史空間

文：馬承鈞

「謝門五傑」出太康

在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炎黃文化中，古代詩詞堪稱一卷恢弘的華彩樂章。而在星光燦爛的詩壇上，作為中華文明搖籃的河南又獨領風騷。蔡文姬、阮籍、謝安、謝靈運、上官儀、杜審言、杜甫、岑參、元結、李頎、韓愈、李商隱、李賀、劉禹錫、沈佺期、崔顥、元稹、王建、劉方平、鄭畋、陳與義、侯方域等一大批河南籍詩人，令華夏詩壇大放光彩。

其中一個發跡於晉朝陳郡夏陽（今河南太康縣）、以大詩人謝靈運為代表的謝氏家族，更是值得一書。

謝氏家族在中國詩壇上享有舉世輕重、承前啟後的聲譽。這一豪門興於西晉、盛於東晉南朝，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和文學舞台上可謂紅極一時。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和《南齊書》中為謝氏家族立傳的就有謝安、謝混、謝尚、謝奕、謝玄、謝萬、謝朗、謝石、謝逸、謝景仁、謝瞻、謝晦、謝裕、謝弘微、謝方明、謝惠連、謝靈運、謝莊、謝朓等20餘人。在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中收錄的謝氏家族詩人則有謝尚、謝安、謝萬、謝道韞、謝靈運、謝靈運、謝惠連、謝朓、謝莊等十多位。

據筆者研究，在上述謝氏家族詩人中，詩品與人品最值得稱道者當數謝混、謝靈運、謝朓、謝惠連和謝道韞五位，堪稱「謝門五傑」也。

謝混生活於東晉孝武帝時期（公元370—412），其祖父乃大名鼎鼎的謝安，其妻為孝武帝之女晉陵公主。少年時代謝混就享有詩名，號稱「風華江左第一」。他曾任中書令、中領軍，直至尚書左僕射。作為東晉著名文學家，其詩工於寫景，着力刻畫山水風光的秀美，一反當時枯燥呆板的「玄言詩」之窠臼，為士大夫階層平庸無奇的文風平添了新鮮氣息。謝混不尚交遊，只愛與謝靈運等人在其居住的鳥衣巷賦詩聚飲，故稱「鳥衣之遊」。謝混的詩風對謝靈運頗有熏陶，後世將他倆合稱「大謝小謝」。但謝混身世不幸，42歲時因派系之爭被後來當了南朝宋帝國的劉裕所殺。其詩多散佚，現僅存三首，以《遊西池》最為知名，該詩被譽為扭轉東晉詩風的「扛鼎之作」。《遊西池》中「景晨鳴禽集，水木湛清華」句，歷來被認為可與謝靈運「池塘生春草」、「清輝能娛人」等名句媲美。

謝靈運生於孝武帝太元九年（385），為東晉名將謝玄之孫、謝琨之子，世居會稽（今紹興），18歲即封康樂公，故稱「謝康樂」。他曾出任永嘉太守、侍中、臨川內史等官職，後因政治失意離開仕途，暢遊會稽、永嘉、廬山等名勝古跡，寄情於山川之間，寫下大量的詠景詩。謝靈運是中國文學史上山水詩派的開山鼻祖，自此山水詩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流派。謝靈運不啻是史上偉大的詩人，也是見諸史冊的第一位大旅行家。他的詩回歸自然、描寫入微，充滿了道法自然的精神，一改魏晉以

來晦澀的玄言詩之風，貫穿着一種清新恬靜的韻味。謝靈運的名篇有《登池中樓》、《夜宿石門》、《石壁精舍還湖中作》、《入彭蠡湖口》等。後人對謝靈運推陳出新、崇尚聲色的詩歌成就評價極高，李白、杜甫、王維、孟浩然、韋應物、柳宗元等諸大家都曾師法於謝靈運。鮑照比之「初發芙蓉」；敖陶孫讚以「東海揚帆、風日流麗」；劉勰更歌其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」。讀謝靈運，我常為其詩清新雋永所傾倒，如「野曠河岸淨，天高秋月明」、「白雲抱幽石、綠筱媚清漣」的佳句至今念念不忘。可惜謝靈運又遭厄運，元嘉十年（433）因政見不同流放廣州後被誅，年僅48歲。現有《謝康樂集》五卷存世。

謝靈運的族弟謝惠連（407—433年），也是一位天才詩人。他10歲能詩，很受謝靈運賞識，合稱「二謝」。謝惠連的作品筆調輕靈、用詞清麗，如《秋懷》的「皎皎天月明，奕奕河宿爛。蕭瑟含風蟬，寥唳度雲雁，寒商動清閨，孤燈暖幽幔」、「欄高砧響發，櫓長杵聲哀。微芳起兩袖，輕汗染雙眉」等句，都是着意構想的佳句。謝靈運對其《雪賦》一文讚不絕口，謂「張華重生，不能易也」。其「歲將暮，時既昏。寒風積，愁雲繁……其為狀也，散漫交錯，氛氳蕭索。藹藹浮浮，穿穿。聯翩飛灑，徘徊委積。始緣覺而冒棟，終開簾而入室。初便娟於廡，未繁盈於惟席。既因方而為主，亦遇圓而成壁。眇則萬頃同篇，瞻山則千岩俱白。於是台如重壁，達似連路。庭列瑤階，林挺瓊樹，皓鶴鮮鮮，白失素，紈袖冷，玉顏掩……白羽雖白，質以輕兮，白天雖白，空守貞兮……」將雪景寫得何等細膩而富有韻致啊！後人把謝惠連與謝靈運、謝朓合稱「三謝」。可惜這位少年才俊也生不逢時，元嘉十年（433）不幸罹難，年僅27歲，現存有《詩法曹集》。「二謝」（謝朓與謝靈運）同年去世，堪稱謝門之大不幸！

另一位謝門才子謝朓生於南宋明帝二年（464），為謝靈運同族後人，合稱「大小謝」。出身世家大族的謝朓是南朝齊時著名的山水詩人，其祖母為大史學家范曄之姐，母親為宋文帝之女長城公主。謝朓曾任宣城太守，世稱「謝宣城」。謝朓詩風清新流麗、親近自然，頗得謝靈運之遺風，一些佳句如「蒼翠望寒山，崢嶸瞰平陸」、「窗外列遠岫，庭際俯喬林」、「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江樹」、「餘霞散成綺，澄江靜如練」、「魚戲新荷動，鳥散餘花落」



五傑中唯一的女詩人謝道韞。網上圖片

宛如一幅幅水墨畫，令人把玩，別有情韻，至今膾炙人口。謝朓是「永明體」詩人的核心，有「唐詩先驅」之稱。現存詩200餘首。但謝朓也與其前輩一樣命運多舛，公元499年，35歲的謝朓在尚書吏部郎任上遭肖遙光誣陷，慘死獄中。今有宋鈔本《謝宣城詩集》留存。

東晉著名才女謝道韞（349—409）堪稱五傑中唯一的女詩人。謝道韞是一代名將謝安之侄女、安西將軍謝奕之女，後成為大書法家王羲之的二兒媳、即王凝之之妻，可謂出身於詩書富貴之家、禮樂管輅之族的一代名媛。謝道韞自小享有「詩才不讓鬚眉」之譽，某日大雪，謝安攜晚輩庭院賞雪，脫口曰「白雪紛紛何所似？」請晚輩應答，謝安之侄謝朗答「撒鹽空中差可擬」，道韞則對以「未若柳絮因風起」，謝安大悅，「詠絮才」的佳話由此而來。她的《泰山吟》云：「峨峨東嶽高，秀極沖青天。岩中間虛宇，寂寞幽以玄。非工非復匠，雲構發自然。器象爾何物，遂令我屢遷。逝將宅斯宇，可以盡天年。」開首便大氣磅礴，一個「沖」字極寫泰山的氣勢，「非工非復匠」讚美了造化之功，而「寂寞幽以玄」、「雲構發自然」則以「寂寞」、「自然」歌頌泰山的品質，表達作者「高山仰止」的心境。「器象爾何物，遂令我屢遷」又觸發自己的身世之痛，拷問命運何以使她屢遭不幸。原來隆安三年（399）孫恩率部攻破會稽，其夫及諸子被亂臣孫恩殺害，道韞從此寡居以終，嘗盡失親流離之苦，未句「逝將宅斯宇，可以盡天年」，面對雄峻壯偉的泰山，詩人將不幸的晚年融化於泰岱的壯美之中，真乃大筆揮灑、氣度非凡，大有不讓鬚眉之感。謝道韞代表作還有《登山》、《稽中詠松》等。

上述謝門詩壇五傑雖為中原人，但因移居江南，在江浙一帶名氣遠勝於河南，如今江南人對謝靈運、謝朓、謝道韞等依然敬仰有加，這當然也是中原人引以自榮的事。

來鴻

文：馮磊

核桃樣的人生

講個故事。

一九八零年代，山東農村孩子結婚，時興四大件。這四大件分別是：電視機、電冰箱、石英錶和錄音機。這四大件，當時一般只有條件很好的家庭才能實現。就像今天孩子們結婚父母代為操辦家庭轎車和房子一樣，是件大事。

當年我們村有復員軍人回鄉，找的媳婦是鄰村書記的閨女。兩個人結婚那一天，吹吹打打，很是熱鬧。光送嫁妝的人群，稀稀拉拉就有半里多長。書記給閨女的陪嫁，在農村人眼裡自然非常豐厚。其中，四大件自然是不可少的。

我記得當時跟着一群人看媳婦，很是熱鬧。在村口的橋頭，大家議論紛紛，稱讚說嫁妝多麼多麼好，是多年來附近村莊都沒有見過的。這時候，有一位在大橋下拾荒的老太太淡淡地說了句：「這有什麼，我當年結婚的時候，大件小件一應俱全，連砸核桃的小錘都是檀木的……」大家聽了，都沒怎麼當回事。等到迎親的隊伍過去，我們再找那位老婦人，她已經拉着地排車子走遠了。

這位老太太，早年是大家閨秀。家庭極其富有。她的婆家，是本地首富。所以說，結婚的時候，「紫檀木的小錘」絕非戲言。但是，他們結婚不久，就解放了。數年過去，家產所剩無幾。期間的經歷曲折，自然無需多說。再後來，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，她已經五十多歲。老伴早就去世了，兒子也沒有很大的出息。於是，老太太一個人拉着車到處撿垃圾。這，也是人生的一種。

寫這麼多，不想長篇大論。本來世事無常，滄海桑田也算是常有的事情。這就像一個核桃，原本是綠色的果子，久而久之，歷經歲月的打磨，竟然乾瘦下去、有了皺紋，然後有了光。最後，就有了古董的光澤。

沒事兒的時候，我會經常想起我們村的那位老太太。想起她當年坐在大房子裡，吸旱煙、用紫檀木小錘砸核桃藉以消磨時光的場景。那時的她青春靚麗，面龐飽滿，一雙從未摸過農活工具的手，撿起伙子上的核桃仁，送到櫻桃小口裡去……這樣寫，是不是太煽情了？但我知道，當年她家裡驕馬成群的時候，這種生活其實是一種常態。

後來吧，再後來吧，社會發生了變化，人生的軌跡就突然發生了變化。手中的核桃沒有了，自己卻變成了一枚核桃。這樣的人生，說不上好，也說不上不好。如果能夠從容對待，也是一種智慧的人生。

彼得·潘是一個可愛的小男孩，因為害怕長大，他出生的第一天，就從家裡逃了出來。後來他跑到永無鄉，成了一個孩子的隊長。再後來，彼得·潘誘使小女孩溫迪帶着兩個弟弟跟他去了永無鄉。從此過上了奇妙的生活。其間，孩子們做了很多大事。包括，曾經與海盜頭子決一死戰。

彼得·潘不想長大。原因在於，一旦長大就必須肩負起沉甸甸的責任。除此之外，我想，恐怕也與會失去大人的庇護有關。但人生在世，就這麼短短幾十年。是否長大，絕不取決於個人的意志。小飛俠的夢，最終也就是一個夢罷了。

人到中年，被現實逼入牆角的事情偶爾就會出現。時間久了，自己在心裡感嘆：「那些活到九十多歲乃至更長的人們，每一個都是奇跡啊！」他們的心裡，裝了多少秘密和多少辛酸。他們每個人的故事，都足以編一套百科全書。

萊蒙托夫說，「一個人心靈的歷史，哪怕是最渺小的心靈的歷史，也要比整個民族的歷史來得有趣和有益……」這段話，出自於《當代英雄》。每個堅持不放棄的人，都是英雄。他們的每個故事，都是奇蹟。



核桃。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試筆

文：星池

禍福

十六歲的他騎起單車，讓身影掃過一段又一段路途，迎着濕潤的涼風，十分舒適。

漫天陰雲，車輪轉不停，他在單車徑不斷前進。兩旁景物，時而樹蔭成排，時而屋宇如林，皆瞬間拋諸腦後。行人過路處前煞車，穿越減速欄，然後迅速開車，技巧純熟，他一臉享受。

忽然，拐彎時未察覺路面不平，頓生意外，失控後人與車全躺臥地上。慶幸傷勢輕微，僅擦破手心及雙膝。此時，一名備有隨身急救包的伯伯停下來，熱心為他消毒傷口，覆上醫用紗布來稍作處理。謝過伯伯後，他推動單車前往附近的店舖，維修已損毀的一邊把手。最後，帶了車身和軀體的傷痕，以及陌路人善心幫忙的暖意，默默回家。

甫進門，外祖母已感異樣，他便把事情和盤托出。外祖母即顯得緊張不安，連忙

翻箱倒櫃尋找膠布，一邊慰問一邊叮嚀下次務必小心，是次幸獲好心人幫助。可惜家中膠布的尺寸略細，需出外購買。外祖母端詳他的傷勢，再緩緩打量單車遭刮下的痕跡，不禁暗暗淺鎖愁眉。

夜幕低垂，月色朦朧。弄傷手掌的他，浴室內彎下了腰，須由外祖母協助洗頭。溫水淋濕髮絲，抹上洗髮液，搓揉頭部，輕輕按摩，溫柔地清洗乾淨，沖走一切污垢塵埃。外祖母的每下觸碰，也是愛，並非理所當然。縱使，對外祖母嘮嘮叨叨的囑咐，他略覺厭煩，但是，意外橫禍給他疼痛的傷口之外，還在心頭灑落了點點幸福感覺。

待痊癒後，他依舊會騎單車，繼續這有益健康的運動，但學曉更謹慎環顧四周，考慮戴上護肘及護膝。除避了傷痛，亦免親人憂心。尚有人關懷自己，可說是一種福分。

手寫板

文：陶然

善待自己

那個時候年輕，被灌輸的是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」。不能說這句話有甚麼不對，但人人是不是會為我？那真是見仁見智了。當然我為人人也是理想化的想法，只能期望，不可寄望。試問自己，是不是可以凡事急人之所急？我想絕大多數都不能拍胸脯稱是。當然口頭應承不算，要真正做到很難。不是說人性惡，而是絕大多數人都會先考慮自己，這也可能是人性，能夠在考慮自己後再考慮別人的困難，已經是了不起了。

那時天真，以為助人是樂是做人之本，但踏入社會之後才覺得能力實在有限，莫說沒有能力，能夠做到的也看看有沒有時間和閒情。其實還是自身行頭，別人的事情就放到一邊。曾經認識一位在香港打工的印傭，萍水相逢，並不深交，有一天忽然來電求援，說希望幫她取得香港身份證，我說我哪裡有權？她說只要去宣誓，說我是她親人即可。也就是發假誓啦！她說她的友人也是通過這樣的辦法留港。啊？這不僅是助人為樂了，簡直就是違法，違法的事情我怎麼去幫？終於不了了之。不是不願援手，而是無可奈何。但人家可能認定你是不顧人家死活，有苦難言。

也曾有個朋友，本來來往密切，交好的時候相互交換隱私，以為是刎頸之交，不料忽然絕交，原因是他聽到了流言，人心脆弱，沒想到友情竟經不起考驗，回頭已是百年身！更有甚者，是變臉者了解你的底細，摸清你的性格，一旦殺個回馬槍，正中你的心窩，痛的不知是皮外傷還是內傷了？！

都說情人分手，再見也是朋友，道理當然很對。畢竟曾經愛過一場，只要記住對方的好，忘記不好，世界還是美好的。但分了手，可能心中有些不忿，於

是無限擴大對方的短處，唯獨看不見自己的問題。曾經有一對情人，好的時候甜如蜜，跑到哪裡都癡癡纏纏，一分鐘也不可分開。人家都以為他們恩恩愛愛，只羨鴛鴦不慕仙，忽然傳來他們分手的消息，讓大眼跌爛眼鏡。本來分手也就罷了，但竟鬧到公堂，成了花邊新聞人物。原來他們還是甜哥甜蜜姐姐時，聯名買房子，一方付首期，兩人合供款，準備結婚。但風雲突變，臨門一腳，竟然鬧翻。本來鬧翻也就算了，這世界太多朋友結不成夫妻，即使無法再見也是朋友，也總算相識一場。可是男方卻斤斤計較，一定要追討損失。理由是首期是他給的，女方則認為既然是聯名，房子當然是一人一半。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我們是外人，不便置喙，而且，其中的是非非，除了當事人，恐怕只有天知道了！唯有歎一句：何必呢？！都是錢作怪，感情一旦不在了，金錢便成了爭奪對象。

明白這個現實，對愛情友情不免打個問號，生活中的確有人翻轉豬肚就是屎，翻臉不認人的事例，也難怪人們心中狐疑了。看那麼多的社會新聞，那麼多人爆料，原來的死黨忽然變成死對頭，於是，原來的私密就變成置對方於死地的最有力武器，多麼可怕！但這是事實本身，還有由友變敵的過程，非常折磨人。

但人生不能沒有朋友，孤寂的人生，也的確難以忍受。曾經有人揚言，沒有朋友他也一樣過，根本不會有甚麼損失。這可能是奇人，或者是異人，與眾不同，我們是芸芸眾生，思路平凡，當然不認同。但他有他的道理，也許他是孤獨求敗，特立獨行，凡人是不能理解

他的。魚在水中，冷暖自知，他這麼說，或許有他的道理。只是我們無法理解罷了，無關好與不好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，何況那可能也不涉及功利因素，只不過是因為不喜歡而已。但我認為那必須是內心強大的人，能夠獨方面對全世界；否則很難應付人類社會的詭異風雲。

我是認為生活中必須有知心朋友同行，相互扶持前進才行。你一個人很難包打天下，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，此話不假。當然知心朋友可能不會太多，特別是在功利社會裡，交往大多都要看是否有好處，但也不能否定沒有兩肋插刀的真正朋友，在關鍵時刻會挺身幫你。這就要看你的造化如何了！

我覺得除善待朋友之外，我們也必須善待自己。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，當然是理想化的境界，很少人可以完全做到。更何況最後只有自己才能幫到自己，旁人再努力，也要通過自己才能起作用。善待自己，便成了一種主要課題。看見為人父母者，只會全身心照顧兒女，完全不顧自己；但也有年輕做人父母者，生兒育女了，便把孩子丟給父母照料，自己卻夜夜笙歌應酬不絕，讓人看了老人家心疼。但他們以此為樂，旁人再說甚麼，也是多餘的。於是，我覺得，善待別人當然完全對，但在同時，也要善待自己。只有善待自己，才會有能力善待別人，那是相輔相成的東西。只有幫助人，首先自己必須自強。只有自己強大了有能力了，才有機會扶助他人。

現實社會裡，人人為我只是理想，不是絕對沒人做到，但不普遍。所以，善待自己，必須特別強調。

詩意偶拾

昨夜

文：陸蘇

雨夾着一場雪來
像赴約的書生夾着半打微宣
黃酒急着把錫壺燙暖
左手牽蓋右手抱棗
糖一勺詞半闕
小火慢慢呀
燉至臘梅開香歇轎
七弦微醺唱晚
誰家門外馬蹄疾